

前 言

第一次到滿倉，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爲了完成巴黎大學的博士論文，我必須找到一個合適的村莊來進行田野調查，於是在那年九月，一個秋老虎的豔陽天裡，我坐著鄉公所一位年輕村幹事的摩托車，來到滿倉。一到滿倉，立刻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：紅磚黑瓦的傳統四合院散佈在村路旁，院落一角還佇立著一座座圓滾滾戴著黑色鐵皮帽的穀倉，它們正符合我想像中傳統農村的樣貌——寧靜、和諧，我毫不猶豫便做了在此地停留的決定。

離開後這二十年間，只要有機會回家鄉臺灣，一定去滿倉探望老朋友們。做田野的這一年中，每晚都仔細記下當天在田間和村人——大部分都是婦女，從事單調沉悶鋤草工作時的談話，或天黑後乘涼聊天談笑的紀錄。現在是不是到了可以公開這些當時有關日常生活聊天內容的時刻？會不會背叛他們的信任？希望朋友們在我所畫的圖裡見到自己身影時能夠原諒我。他們的生活與經歷理應屬於私人生活的領域。但當時因值臺灣正開始工業化，我在尋找一個真正的農村已經十分不容易。現今工業快速發展，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大大減低，整個社會景觀已大不相同。希望這段實在的農村生活紀錄能被保留起來做爲集體回憶的資料。

正如臺灣從北到南因爲工業化，綠油油的稻田已變成一片灰茫茫。在滿倉，四合院和圓滾滾的穀倉都消失了，到處只見水泥砌成的西式透天厝。當初青風天壇前那幾株枝葉茂密的大榕樹，曾是村民乘涼休息玩耍的好地方，但重建時周圍都被清除乾淨，老樹也被連根拔起。現在廟前廟後空無一物，遠遠就能看到宏偉華麗的新廟宇矗立在大路口。

和藹接待我們的老村長已往生多時，書中許多朋友也隨著他高大的身影離去了。如今尚健在的都垂垂老矣，而在村中走動的年輕人大多不認識了。滿倉依然存在，新生的一代延續了家族傳承繼續在那塊土地上生活。但景色已變，換了主角之後的故事將不會再相同。

在踏進滿倉之前，從小在城市長大的我，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到農村。伴隨我一起下田野的法國丈夫，連一句閩南話都聽不懂，幸而他也 在滿倉找到許多從未有過的生活樂趣。我們被安排住在村外一位模範農戶的家中，這讓我們得以避開在村南村北兩大群體中必須選邊站的尷尬，但也因住得遠，得花上較長的時間才能真正進入村民的生活中。從見面「來我家玩啊！」的客氣話開始，到慢慢熟識後敞開心房，願意和我們閒話家常的過程中，我看到隱藏在這大片寂靜農作物之後的另一番景觀：有衝突，有痛苦，有用親情、友誼和耐心織出的人際網絡，也有派系鬥爭，甚至由仇恨導致的暴力行爲。

我們以四時規律循環的農活和各種家庭儀式爲舞臺背景，來描寫有關社會互動與施展人際關係策略的故事。讓村民親口講述他們四季的工作、家庭、祖先祭祀與信仰等等。因爲沒有用錄音機，無法逐字逐句記錄，只能在採訪之後憑記憶翻成國語寫成日誌，很多地方無法如講述者表達的那麼淋漓盡致，只希望沒有誤會他們的意思。爲避免偏失，此書在處理一些題目上，特意引用多名人士從不同觀點或回憶來講述。

雖然題目的選擇無法避免個人主觀，但在記錄時，絕不允許避開任何人對任何事的描述，例如遇到衝突事件，會儘量聽取對立雙方的說詞。因爲住在村外，讓我不必在以廟宇爲中心展開的南北派系中做出選擇，外來者的身分也允許我在兩邊的鬥爭中得以保持中立。身爲女性，讓我更容易每天去親近村中的婦女，分享她們的生活日常。或許該原諒我的地方是，如記下了男人跟我談論公共事務和權力的問題，同時也記下了她們掏心掏肺的告白。

經過一年的觀察和聆聽，滿倉讓我完全改變以前對農村的看法。這裡沒有我想像中的浪漫，一分一毫都被算得清清楚楚；村民的任何舉動都經過思考，權衡過利弊得失，因為這是一個以交換為原則所建立起來的社會，人人都必須依照這個原則，才能夠發展出自己賴以生存的人際關係網絡。但這也是一個令人憐愛的世界，每天都可以看到婦女以無比的耐心來完成周而復始、單調枯燥的農活，勇敢的扛起照顧一家人生活的責任。她們的耐心與韌性，就是華人最主要的美德。

即使主要以農為生，仍受鄉村許多傳統風俗規範的約束，但是每個村民都有選擇發展策略的能力，並且知道利用現存的社會組織與風俗來達到各人的目的。這些農民沒有悲觀的宿命論，只有賣命打拚，非贏不可的精神，讓我由衷敬佩。

二十年過去了。如今的滿倉在物質上比起二十年前更加富足，無論是村民辛勤勞動經營農業，還是聰明運用人際關係所得到的成果，我們都可以說滿倉是一個發展得相當成功的農村。只是成功的背後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，密集農業生產對自然環境不是沒有破壞，對村民健康不是沒有損傷，或許是噴灑農藥時沒有做好防護，又或許是過勞，大部分老朋友在這些年當中如落葉般紛紛凋零，讓人不勝唏噓。

滿倉地處北回歸線附近，氣候宜人。但老百姓不斷為更好的明天奮鬥，才是最令人注目及讚嘆的地方人文景觀。

2000
年 12 月

2000年12月於巴黎